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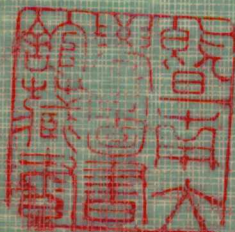
主編者：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總編輯：王壽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歷代思想家

三五

高攀龍



書贈先生宜景石

年 月 日

010919

B2
882
35

總編輯：王壽南
著者：傅武光

中國歷代思想



三

高攀龍



S9004658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二版

中國歷代思想家 (壹)

高攀龍

定價新臺幣二十六元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傅

武

光

總編輯

王

壽

南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及
發行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目次

壹、高攀龍的生平及其成學的一番經歷	一
貳、高景逸所處的時代	三三
參、學術思想	三七
一、復性	三七
二、格物	五九
三、靜坐	七三
四、實踐	七九
五、悟修並重	八三
六、結論	八九
肆、著作	九三

一、大易易簡說·····	九四
二、周易孔義·····	九四
三、春秋孔義·····	九六
四、二程節錄四卷文集鈔一卷附錄一卷·····	九六
五、朱子節要·····	九七
六、就正錄·····	九七
七、高子遺書·····	九八
伍、影響·····	一〇〇
一、對政治上之影響·····	一〇〇
二、對學術上之影響·····	一〇一
參考書目·····	一〇八

高攀龍

壹、高攀龍的生平及其成學的一番經歷

身爲中國的知識份子，天生的要扮演悲劇英雄的角色，不論環境是多麼的艱困，都必須負起經國濟民的重任。大學上高懸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目標，就是要塑造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的完人，以爲國家的中堅。明朝末年，主持東林書院的高攀龍，就是在這種模式中塑造出來的典型人物。

一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常州無錫（今江蘇無錫）人。生於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西

元一五六二)，卒於熹宗天啓六年（西元一六二六）。享年六十五歲。

一一

景逸的祖父靜成公（名材），是個孝廉，做過浙江的黃巖縣令，政聲很好。高家的家風，由他開始振興起來。父親繼成公（名德徵），生了七個兒子，景逸排行第二。靜成公有個弟弟，叫靜逸公（名較），沒有兒子。當景逸還在襁褓中的時候，靜成公就將他抱給靜逸公做嗣子。

景逸從小就顯露出異於常人的稟賦，五、六歲時，嗣母拿水果餅餌給他，他就懂得屈身拱手去接。有時叫他自己去拿，他也從來不會違命多取。誠實端重，有如成人。

三

神宗萬曆八年，十九歲，爲邑諸生。後二年，中鄉試舉人，極爲內閣大學士沈鯉所賞識，才一見面，便以「天下士」相期許。

萬曆十四年，二十五歲，這是影響景逸一生學問路向最具關鍵性的一年。這時縣令李復陽與顧憲成在黌宮講學，他跑去聽了之後，對於聖人之學，非常嚮往。於是開始揣摩門路。他想，聖人之所以成聖，一定有個下手處。可是好久好久都揣摩不出。

一天看朱子大學章句，看到「入道之要莫如敬」的話，就專心致力於收斂心神，裝出一付篤恭莊敬的樣子；可是這樣一來，反而覺得昏氣鬱塞，好像被繩索綁住似的，渾身不自在。然而才一放鬆，却又散漫如故。爲此，他頗感徬徨失望。

過了一段時間，他忽然想起程子所說：「心要在腔子裏」的話，心裏很高興；可是又不知「腔子」是指什麼？急切之間，又找不到注釋，頗感迷惘。後來偶然在小學中看到解釋說：「腔子猶身子耳」。一時興奮得不得了。因爲這樣一解說，方才局促在方寸之間的心，頓時擴充到全身；不再有拘礙的感覺，所以整個人馬上輕鬆快活起來。

這時，有個名叫羅懋忠（號止菴）的學者，來跟他講論李見羅（材）的學說。李見羅的學說，以「修身爲本」爲主，跟景逸當時所信守的相合，因此更確定了他的自信，不再有所懷疑。

四

萬曆十七年，景逸二十八歲，成進士。這年，嗣父過世，他在家守喪三年。萬曆二十年，三十一歲，到京師謁選，朝廷給他做行人司的行人，職責是奉使出外，傳宣王命。這是景逸步入宦途的開始。

面對浮沉莫測的宦海，景逸曾經作一番深切的內省，他希望藉此立下做人處事的原則，以爲航向宦海的船舵。在他對自己的內心做過一番透視之後，他發現自己平生「恥心最重」，對於羞惡之事，最感痛心疾首。他自信，憑此羞惡之心，率性而行，便可以對得起天地，對得起自己。於是他這樣對自己發誓：「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這一信念，不僅在他渺茫的宦海中，爲自己樹立光明的燈塔，尤其是在他內心產生一般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頓時他的胸懷開濶了起來，也把自己提升了起來，慨然要以自己的雙肩，擔當這個宇宙。他信任自己的心，好像小孩子信賴自己的父母，好像教徒信仰上帝和耶穌。自此以後景逸不論蒞朝居官，或退處林下，都能直道而行、見義必爲，這不能不說是這一信念所放射出的力量。

五

就在這一年，他寫了生平第一封奏疏給神宗，表現出他過人的眼光。原來有個做四川提學僉事的張世則，反對程朱之學，自己寫了一本「大學古本初義」，上疏給神宗，大意說：「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人之甚。朱熹之學，專務尚博，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於萎靡而不振。」因此請求下令廢止，並建議以他那本「大學古本初義」頒行於天下所有的學校。景逸知道了這件事，十分駭異，就寫了一封「崇正學闢異說疏」，他認為「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謬；是非謬則萬事謬矣。夫自孟子沒而孔子之學無傳，千四百年而始有宋儒周、程、張、朱得其正傳而絕學復續，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繇戶。」疏上之後，神宗很贊同他的看法，認為「有關世教」，就沒有聽信張世則的建議。

六

大學改本與古本的問題，在明代產生了很大的爭論，到今天還是無法解決的疑難。所謂改本，指朱子所作的大學章句。所謂古本，指禮記中的大學篇。朱子認爲大學有錯簡，又有脫簡，於是調整了許多文句的次序，又補了「格致傳」。故後人稱之爲改本。到了王陽明，提倡良知之說，與朱子分道揚鑣，對大學一書的解釋，與朱子歧異尤大，譬如「親民」之親，不當作新，格物之義並不是卽物窮理。總之，他認爲大學沒有錯簡，更沒有脫簡，本來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爲了別於朱子的改本，他稱自己所尊信的爲「古本」。

張世則著大學古本初義，很明顯的是尊信陽明那一派的說法。就大學論大學，所謂改本與古本，到底誰是誰非，孰優孰劣，這本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正所謂「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但是，因此而說程朱之學不能誠意，壞亂風俗，則很顯然是一大誣罔，說重一些，簡直是挾門戶的私見，作人身的攻擊，這就是所謂「是非乖謬」了。景逸對此事，並不指責張世則意見有異同，而是從事實真相論是非，這是出於公義，出於本心之不容己。這也是他「恥心最重」，因而見義勇爲的表現。由此也可看出景逸此時就已堅定地尊信程朱之學了。

行人司衙門裏，有很多藏書，一有空閒，他就恣意閱讀，對於朱子和薛敬軒（瑄）的著作，更是讀得細心；凡是有會心處，便立即摘錄。一天讀到薛敬軒「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的話，他內心又受到很大的震撼，從此，這幾句話就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田裏，每動一念，每做一事，必求無愧於這幾句話才安心。薛敬軒是明朝初年的大儒，爲學完全宗仰朱子，取朱子「知其性之所有而完之」之話，而提出「復性」的主張。以爲爲學的目的在復其性，方法則是「敬」。他這種主張，對景逸的思想發生很大的影響。

八

景逸是個善於自省的人，無論讀什麼書，都要引到心上深思一下，證驗一下。經過一番用功勤讀之後，有一天，他又忽然猛省道：「讀書雖多，不甚得力者，尊德性工夫少也。」因此他想起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的話來。也開始嘗試著空出半日的時間來靜坐，以涵養德性。無論家居、出遊，每天都不忘這項工夫；或者在水邊的石上，或者在茂林修竹的涼蔭下，隨處都在實驗。

有一次靜坐久了，深思所謂「閑邪存誠」的意義，覺得自己此刻已經完全沒有邪念，整個心都透體晶瑩，毫無沾染，一片是誠，並不須向別處另覓一個「誠」。他忽然覺得精神奔放，暢快淋漓，好像長年伏櫪的駿馬，脫了繮繩，獲得大自由、大自在。至此，經由靜坐而得到的「尊德性」的效驗，讓他親自體證到了，他益發尊信朱子的學說，益發堅信聖人可學而至。從此「半日讀書，半日靜坐」就成了他所依循的不二法門。也由於靜坐，更使他習於內省；而每一內省，都使他很自然地跳上人生更高的層面。景逸一生品學之完粹，最最得力處，就在於他不住的內省。

九

萬曆二十一年，景逸三十二歲，這一年內閣首輔王錫爵一口氣排擠掉不肯黨附自己的官員，達六十餘人之多，景逸義憤填膺，又寫了一封「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給神宗。疏中痛責王錫爵私心太重，又斥及他的黨羽鄭材和楊應宿。請神宗加以罷黜。王錫爵看了這封奏疏，大怒，請旨將景逸貶到廣東揭陽去做添注典史的小官。

十

被貶之後，景逸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先前在朝的那股慷慨激昂的義憤，漸漸地隨著歲月的遷流而平靜下來，而擺在眼前的現實——下一步該走的路，却是遠赴廣東的揭陽！我爲什麼要到揭陽？爲什麼「忠而被謗」？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景逸困惑了。望著南天的白雲，他陷入無邊無涯的沈思。這時他清楚的感覺到，有一股不平之氣，慢慢地從心田裏升起。他形容自己此刻的感受是「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

十一

第二年的秋天，景逸啓程赴揭陽上任。他絕大部份是沿水路南下；沒有水路的地方，才捨舟陸行。他歇腳的第一站是杭州。在那裏，他結識了一個名叫陸粹明（號古樵）的學者。他是廣東新會人，爲人清苦澹默，終日靜坐，有時甚至經月閉戶不出。他的老師是潮陽的蕭自麓，蕭自麓又師事羅念菴（洪先），且又宗仰陳白沙（獻章），所以他們師弟所講的是主

靜之學，這與景逸主張靜坐，不謀而合。因此景逸也從陸古樵的學問上得到很多啓示，尤其服膺他所說的「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的話，因此他更確信靜坐對涵養德性之重要性。

在杭州，他們一塊兒遊覽西湖的景色，談論了好幾天。有一天，陸古樵問景逸：「本體如何？」景逸一時茫然，不知如何作答，只隨便引中庸「無聲無臭」的幾句話應付應付；但自己心裏明白，那是強不知以爲知，並非真有所見。他覺得好難過好難過。那晚，月明如洗，照得山川妍麗嫵媚。大夥坐在六和塔畔，舉杯邀月，酣暢無比，可是景逸始終快樂不起來，好像受了什麼拘束；縱然勉強鼓起興致，而心神總不附貼。夜深別去之後，他又作一番深刻的內省：爲什麼今日面對良辰美景，知己勸酬，而我却如此納悶？想了又想，猛然發現，自己雖然讀了很多書，但還是「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一下子，他又把從前的種種工夫，種種受用，全部否定掉了。事實上，以他的好學，以他的工夫，怎可能「全未有見」？只是他進步了，他正不斷地一步一步往人生較高的層面跳升；每跳升一層，便不滿方才所停留的那一層。好像登山，登上山腰，回望山麓，自然會有一陣新奇的喜悅；可是仰望山頂，又不滿於山腰。景逸就是這樣一味的對現有的成就感到不滿，所以不斷地使他的生命，往上昇華。

經過這次反省，他內心又產生一股莫可抗遏的力量，要求他自己非要在這次謫居的歷練

中，徹底變化氣質，看清自己的本來面目不可，否則「此生真負此身矣」。於是在次日南行的舟中，繼續依循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的途徑，立下課程，每日不斷地用功。在靜坐時，胸中有不妥貼的地方，便拿程朱所指示的法門，諸如「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試行，無論飲食、作息，都念念不忘。入夜也不解衣；倦了就和衣而睡；睡醒又坐，再將前面各法反覆實行。漸漸的，他有時可以感覺到，心氣和平，毫無雜念，全副精神充塞於天地之間；只是不能維持很久。

十二

景逸離了杭州以後，溯錢塘江而上，至常山，然後陸行。經過武夷山時，特地去拜謁朱子祠，以及朱子的高足蔡九峯（沈）祠，因這裏的武夷精舍，就是從前朱子講學的地方。對於朱子，景逸慕臆已深，此時來到他講學的故址，鬚髯時光倒流了四百年，而與這一代鉅儒相晤於一堂。景逸內心所激起的，何止是「高山仰止」之情呢？

在此遊覽一番後，又取道延平、清流，而於九月中旬到達汀州。這段路程，山重水複，風景奇絕。他形容這時的感受是：「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可見

他讀書、靜坐的工夫，正是積日有功呢。

十三

過了汀州，走了一段路，到一家旅舍住下來。這家旅舍，有一個小樓，前門面對青山，後簷瀕臨深澗，景逸登上小樓，面對月光下清美的山川景色，怡然忘倦。他信手拿起二程的語錄，靜靜的閱讀。忽然有一段話，猛烈地觸動他的靈知，而引起鉅大的共鳴。那段話說：「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他重複地唸著。唸著，唸著，他忽然領首微笑，一邊合上書本，一邊自語：「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剎那間，他覺得自己的心擴大到無邊無際，晶晶瑩瑩，坦坦蕩蕩；沒有一絲念頭，沒有一絲掛累。先前胸中的理欲之戰，至此完全平息。所顯現的是一片太虛；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乃至整個宇宙都包羅在其中，一時分辨不出是我在宇宙中，還是宇宙在我心中。那種輕鬆快活之感，就好像卸下百斤重擔，憩息於綠蔭之下，有一種莫可言喻的清涼。就這麼電光一閃，景逸看清了自己的本來面目。